

史通通釋

卷三至卷五

內篇表歷

書志

論贊

序例

題目

斷限

編次

稱謂

采撰

載文

補注

因習

色里



史通通釋卷三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 許卓然修來
朱庭筠 蔡林 參釋
吳縣張玉穀蔭嘉

內篇

表歷 第七。表以世系年
月為行次故曰歷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一作氏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

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通斜上並効周譜此其證

與釋 首原表所由起與其格式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舊本作歷

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

春秋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

惡煩蕪何必歎曲重沓方稱周備釋此節泛提史家不必有表觀一作

馬遷史記則不然矣一作夫屬下句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

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

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

謬乎釋此層貼到遷史申說上意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

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

一有乎字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釋此層就編次言嫌其夾置

本紀世家之間既而班東二史原注東謂東觀漢記各相祖述迷而

不悟無異逐狂釋遷到後史效之勒必曲為銓擇強加引

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

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

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

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釋此節疏言史記所綜

在列國時代則可用之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

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藉而為表乎

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

鵲巢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為限乎一脫乎字

釋此又摘出班史中人表加一駁真屬可恠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

雖巧蕪累亦多釋言他史改其名目亦無謂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

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

長一作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為切者

矣釋此推到東晉五胡國分土裂宜用之然則若諸子小

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代年歷舊作帝王歷皆因

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釋末以表

之書結之

按表自三國而下暨乎南北朝皆無之後漢書初亦無表宋熊方補入

今本既有故斷劉氏謂分國時可有一統持不必有故

是酌分寸刊枝葉之言然亦難以概後世矣揆之史法

參以時宜親若宗房貴如宰執傳有所不登名未可竟

沒胥以表括之亦嚴密得中之一道哉歸安吳提學大

受言國史有表似煩文實省文。外篇雜說云觀太史

公之創表也蕪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昭穆九

代而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舉目可詳郭評據此

以駁茲篇良是。大抵內外篇非出一時，互有未定之說。兩存參取，折衷用之，不為無助。近時四明萬季犛氏補作歷代史表六十卷，論者推為史氏功臣云。

桓君山 後漢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即位，徵譚之，非經帝怒出為六安郡丞。

初譚著書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周譜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叙云：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梁書劉杳傳：王僧儒被勅撰譜訪杳，而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

按歐陽五代諸世家名譜本此。

六義五始 者一國之始，政莫先於正始。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先言王而後言春，而後言王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乃天人之大本。疏大正始。

是以春秋作五始。

法盛 唐藝文志：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

諸偽十六家 詳見外篇正史篇崔鴻十六國春秋條。

韋昭洞紀 韋昭即韋曜，吳志：曜傳孫皓收曜付獄，曜因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見，因尋按傳紀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

帝代年歷 南史：隱逸傳：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明五行年丁丑，冬至時加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卒謚貞白先生。通志：畧作帝王年歷。

史通通鑑卷三 表歷 書志序

內

書志

第八。序論。論天文。論藝文。論五行。後論。五項舊注未協本非原文今刊正。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

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紀一譌傳之外有所不

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釋統

書志之該博以發端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舊作東

非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按歐陽五代名目雖

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一無禱杙晉謂之桑魯謂之春

秋其義一也釋一層書志名於其編目舊作則有前曰平

準史記後云食貨漢書古號河渠史記今稱溝洫漢書析

郊祀漢書為宗廟後漢有此篇名分禮樂漢書為威儀隋

之禮名懸象魏書作出於天文漢書中郡國後漢生於地

禮儀初名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

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釋

一層志中條目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八書中百

官輿服謝承謝拾孟堅之遺班有百官王隱後來加以瑞異

隱書無考新晉書魏收晚進弘以釋老魏志斯則自我作

故出乎曾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釋一層後來志目

上三層為一大節蓋緣諸史中獨書志一

門命名條目析補日多故特數而出之

大抵志之為篇

內

法欽目篇云
何氏中典易
志乃記此志
管作記

史通通釋卷五 書志序論

其流十五六家而已釋轉遞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

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釋四語籠起亦有事應可書且

別標一篇有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釋四語籠起今略陳

其義列於下云此下或注已上總序或注書志

按此為序論序中含議推美諛備之意居多後乃籠下

之辭也

曰書曰志六句按此六句鄭氏通志略兩引之一在總

首則蔡邕句又作東觀曰記緣知功家所藏史通有

二本兩時採用隨手檢錄遂異其文也但東觀漢記一

書總名而此論書志乃一門之名不得以總名混

之畢竟作蔡邕句為是今用總序篇文刊正之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

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

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釋首節函舉大意天

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指世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

其誤權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

漢事而錄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

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

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釋此節

記之作諉代甚廣故首列天體星象之文班史竊以國史

不應罷書而越限而小朝促祚尤無取鋪張也

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

氛祲薄食晦明禪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如

於一作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潁川

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釋此

天變代異乃若乃體分濛瀼色著青蒼丹曦日素魄月之

躔次黃道日行道紫宮紫微宮垣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

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釋繳應復陳其

間唯有袁山松著後漢書沈約著宋書蕭子顯著南齊書魏收著魏書等

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

賢於班馬遠矣釋四人皆專志本朝象變者

按此條就書志中抽出天文論之所論非謂歷數也謂

日月列星之象也日之黃道月之九行千古不變三垣

之鼎立四七之碁布亦千古不變見之一史足矣何必

凡史悉陳但當取其變者志之劉氏之意如此然歷術

屢更而宮度改移宮名革易亦未可不約舉其目○蓋

為晉隋二志而發二志成於李淳風標著懸象最為精

整然所列天體經星七曜諸條二書兩載脩既並時復

由一手以此蒙誦也顧此事愈推而愈精近法推尊郭

術矣。至西法起而體象俱為改觀。西術言三垣四七間諸星有古今多少有

無之異則恒星亦有變時矣詳見明史天文志見端於晚明而大闡於

昭代乃為千古立極是其發端表象有不可不特書者。

裨竈梓慎注見下五行條

京房漢書京房字君明治易事焦延壽贛其說長於灾

有占驗房用之尤精精占驗房用之尤精

李邵後漢方術傳李邵字孟節南鄭人縣台署幕門候

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

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驚相視

曰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

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熒惑退舍呂氏春秋夏季紀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名

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

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必死誰以我為君乎

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其徙三舍

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年矣熒惑果徙三舍

中台告坼晉書張華傳華字茂先惠帝即位為太子少

可由是致怨華少子避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曰天

道玄遠惟循德以應之耳及倫將廢賈后華遜位華曰天

史通通釋卷三 書志天文

內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

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為藝文

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釋藝文之志始自班史故首言之續漢已還祖述

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煩煩互出何異

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釋遞到後史且漢書之志天文

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巳文字既少披閱易

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

文則星占月會渾圖渾天周髀蓋天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

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

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餘富

百倍前脩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濶眉以半額者矣

釋此言書益增多史益汗湯用天文陪說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

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

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釋此節單折必不能去當變

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

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

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於宋生得之矣釋

結到單錄
近籍為是

按此條抽論藝文也為文史日多而發與天文同旨故
雙舉言之蓋藝文之志始自漢班固谷灰燼藜照藜殘
有幸心焉陳范以還斯志中絕唐初勅撰隋書于李顏
孔分編史志復有經籍之目故篇內所指唯此兩家其
言有砥澗之功亦有懲噎之弊。書有五厄里仁牛氏
三致志焉宋崇文秘省諸目仍登國史而明史則祇載
一朝撰述母亦儀監於史通抑煩不勝叢錄乎自邇學
士購藏家往往私為目錄繼軌晁陳藉是以當史補續

通考者所宜亟收也

五車

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四部

隋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撫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鄭默始著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一曰甲部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部諸子兵書術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詩賦圖

讚及家書

七錄

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士宗所著七錄等書行於世隋經籍志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叅校官簿更為七錄一經典錄二記傳錄三子兵錄四文集錄五技術錄六佛錄七道錄

潤眉半額

後漢書馬援子廖上疏長樂宮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

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章懷注當時諺也

宋孝王

北史宋隱傳族裔世景從孫孝王為北平王文學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

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成三十卷

雖有絲麻二句

見左傳成九年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鬪

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

壤又語曰太歲在酉

舊作丑誤

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

皆貼氣數說

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

繫乎人事

首節領起天人不相雜糅之意

且周王決疑龜焦著拆宋皇

誓眾竿壞幡亡臬止涼

一作梁一作京並非

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

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

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

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灾見於春秋其事非一

釋

此節申舉休咎

不相符應之證

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

釋

三句提起後文蓋指董劉

等書即五行志所本也

其事也如江薛傳於鄭客

一作谷誤

遠應始皇卧

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

一作梓柱黃

崔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

釋

欲奪之先予

至於蜚

蜮蜃蝨震食芻坼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

濶釋

數語急轉是正奪之

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

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穰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或作穹垂謫

厥罰安在探蹟索隱其可略諸釋此以咎徵無應證明所奪之指其可畧諸者不

必附會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深求也

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

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

而經傳集解杜預注本卷才三十則知其言一無所略蓋亦多

矣而漢代儒者羅災青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

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而人舊作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

必知其兆者哉釋借劉宋近書與左相衡見狹者懸而濶者簡舒向筆執簡本以窮天變考證於

漏略之中勢有難於悉協者。自其事也至此皆約舉五行家大致統折之已下拈條摘駁若乃採前

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原注春秋成

無冰董仲舒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伯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在志中下又見

五行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董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

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

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教立夾教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志之上亦見五行雜駁楚嚴作

霸荆國始僭稱王原注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

武王始僭號歷文成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薨後世歷嚴閔釐文宣

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高宗諒陰亳都實

而應之邪。在志下亦見五行雜駁。高宗諒陰亳都實

生桑穀原注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共生劉向以

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案太戊

於亳。在志中下書序曰舊作尚書脫序字今照志改

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原注董仲舒以為成公十

之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四月甲戌朔日有食

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案

見五行雜駁但此一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在志下亦

屬事本在成世不在昭世誤實在班至案中所以糾只糾

月舛不糾占舛則更因誤入誤矣留在雜駁篇并詳之魯

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原注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

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秉事之

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信

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

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案此事乃文公末世

不是釐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

文公太子即惡也。在志中下。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

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

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釋此段駁其又

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為大國蒞為強草鶯著青一作

色疑脫偶負螿非中國之虫原注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

以為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浴淫風所生是時

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舛故螿至案負螿中

史通通釋卷三書志五行

以為夷狄之禽案鸚鵡中國皆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在志中下如斯詭妄不可殫論

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亦惑

乎釋此段駁其狀物不實且每有叙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

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原注桓公三年口有食之董仲舒

以為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為後楚嚴稱王兼地千

國也劉歆以為畫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以為夜中者即中

越劉歆以為盛暑蟻所生非自越來也按桓公三年一

條舊本在董京相反之下今詳條內亦有向歆不同之語

故移而并之又按劉向又以上當有嚴公十七年秋有

今補此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

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釋此段駁其占論歧迤。統上三段皆是正斥五

行志之不足泥自漢中興已還迄於宋齊其間司馬彪續漢臧榮

緒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

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

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

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

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反一作譌精審也釋後史之志五

此以寬後史也然則天道遠遠禪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

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鳥一作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

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

翰墨者矣釋此節數人皆非作史者蓋以前事先見之明別彼後來強附之術仍是以寬為甚之詞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

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或作也

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

一書一作受嗤千載也釋作誠

按此條抽論班志五行也漢自廣川董氏湛深經術頗

雜緯書伏勝更生後起應和率取春秋洪範影附黏連

其流益蕃矣世祖中興喜徵符讖孟堅撰史特志五行

亦會逢其適歟其文博而奧其說臆而膠蓋史部之奇

文而經學之死句也劉論明通與歐史司天合契可作

外篇錯誤題辭○杜岐公通典無二文五行門遼史不

志天文

麟鬪鯨死二語見淮南子天文訓

河變拾遺記丹正千年一清

山崩左傳成五梁山崩絳人曰山有朽壤而崩

大歲在酉四句馬總意林素雅正書曰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知災有自然

按此條不立件

二又善於天文
初云也神
本海

史通通釋卷三 書志五行

內

理之

周王決疑

說苑權謀篇武王伐紂至於有戎之隧大雨
禱祀利以擊衆是燿之已武王順天地祀妖而禽紂其
所獨見者精也按其事亦見齊太公世家書泰誓正義
引之云周本紀太公曰枯骨朽著不
踰人矣誤以齊世家為周本紀也

宋皇誓衆

宋武紀上公征盧循至左里公所執麾竿折
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
矣即攻柵而進循單舸走

梟止涼營

晉前涼張軌傳重華以謝艾為中堅將軍配
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
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鵬集賈舍

漢書賈誼為長沙傳三年有鵬飛入誼舍
似鴉不祥鳥也迺為賦呂自廣後歲餘文帝

思誼

徵之

江璧

漢五行志中上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
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持璧與

客曰

為我遺瀉池君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
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

柳植

荀悅漢紀昭帝元鳳三年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
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

帝起

民間立以弘子為郎按宣帝初名病已
帝起民間立以弘子為郎按宣帝初名病已

門樞

白髮聚會里巷仵佰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
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視門樞下當有白髮

杜鄴

曰外家丁傳並侍帷幄指象以覺聖朝一曰此異
乃王太后

莽之應

成帝時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
桂樹黃雀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史通通釋卷三 書志五行

六

內

郭茂倩注桂赤色漢家象
王莽自謂黃也見五行志

春秋恒事應咎徵秦人歸祿在文十二毛伯錫命在文

三皆所謂恒事也
其間災咎不絕書

宋氏百篇沈約宋書

拾遺語錄隋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鄭

移的盜鐘移的句未詳所本淮南說山范氏之敗有竊

耳憎人聞之可也
自掩其耳悖矣

後生可畏二句見魏文帝

禪竈左傳昭十七有星孛於大辰鄭禪竈曰宋衛陳鄭

十八年夏宋衛陳鄭皆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文伯左傳昭七夏四月日有食之士文伯曰魯衛惡之

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曰日食從

梓慎左傳昭十七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諸

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

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趙達吳志趙達河南人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此術微

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

單颺後漢方術傳單颺字武宣善明天官算術熹平末

及五十年龍當復見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單

董養晉隱逸傳董養字仲道到洛下揚后廢因游太學

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地臨有二鵞出其蒼者飛去白

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盟狄泉地也蒼者胡象白

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哀江南賦出狄泉之蒼鳥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一作廣聞見難

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舊譌作來來成二

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

鳥釋借前二項行出後二項皆非質言也解在後夫圓首方足一作含靈受氣

吉凶形於相覓古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

支六府病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

急也且身名並列身謂人形名謂天象親踈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

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釋因天行人是

豈反大於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依班史輜軒之使譯

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

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

志乎釋因文衍言是一項然鄙語豈反重於經籍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

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

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

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舍諸深

所未曉釋此節是輕綽之文蓋言彼二項當志則此二項亦可志矣歷觀衆史諸志列

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

正權而論之皆未得其竅釋此節乃繳落前文轉入下文謂前所云云日增日多實皆

不必也唯下三項或可酌補耳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

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釋三項提綱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

則千門萬戶長安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建業帝王表其尊

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

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

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高齊肇建誦魏

都以立宮代國元魏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

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一作於

兩漢之都咸洛咸陽洛陽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

鄴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

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釋此節議補都邑志與輿服類列金

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

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

有圖形九牧之鼎左宣三年列狀四荒之經山海經觀之者擅其

博聞學此二字一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

則有節竹傳節錫醬流味大宛獻一作輸其善馬條支致其

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

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

於食貨之首釋此節議補方物志與食貨類列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

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

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

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

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曹相承子孫

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華夷從夏於是中

朝江左一作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

軌大同江外南兼陳氏山東東并高齊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一作貴

族非復一家郡正州曹舊作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

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釋此節議補氏族志與百官類列蓋自都邑以

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

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

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

作者擇其善而行之釋此總結三此下舊本或問曰子以

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一作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

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

列志也釋此總上三項設問見考證之難對曰案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

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並

一統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記南於北則有洛

陽伽藍記鄴都故事朝記北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釋答言

有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

姓舊作記世記一統江左有兩王百家譜記南中原有方思

殿疑當格記北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釋答言氏自沈瑩

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風土舊作土風者舉其始作二厥類衆夥

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

編而不窮總括續撰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釋答言方凡此諸

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

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為魚人

匠者何慮山海之負罄哉釋結言有考則取材不難但當擇而用之耳

按此為篇後餘論人形方言二項是設辭特假設以決

天文藝文之當除耳四者相衡洪纖雅俗學究能辨之

知幾顧為此戲論乎其後三說乃是商語然嘗攷之都

三門貴與者
法及
法及

邑則略具於地理非同輿服之無附方物則雜出於外
域豈比食貨之有經至如氏族一門自是魏晉相沿四
姓尚官之習而任子積輕後世尤不可通行獨魏書官
氏志兼及
氏知幾議論大率偏於枯尅不圖此處忽生葛藤○所
言雖不行於史家然後來漁仲貴與諸人已被他爬動
癢處

爾雅釋物按爾雅無釋物篇即謂釋草
釋木釋蟲魚鳥獸等篇也

綴孫卿探孟軻此四句宋書
志序之文

劉向洪範王訓故漢書云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著其占

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
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七略漢藝文志成帝時劉向校諸書輒條其篇目撮其
指意奏之向卒子歆卒父業於是總而奏其七畧

故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畧詩
賦略兵略術數略方技略

許負相經舊注孔衍漢春秋許負温縣婦人裴松之云
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人如有據

藝文類序相術篇陶弘景
有許負相經序

揚雄方言讀書志方言十三卷雜齋油素問上計孝廉
異語悉集之題其首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

列國
方言

齊頌魏都北齊文宣紀天保九年營三臺於鄴下因其
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改銅爵曰金鳳金

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帝登
三臺朝讌羣臣並命賦詩

代寫吳京

後魏孝文紀太和十七年幸洛陽定遷都之計詔司空經始洛邑南史崔祖思傳齊武帝

時魏使蔣少游至祖思從弟元祖曰少游有班倕之巧今來必模寫宮樣少游果圖畫而歸

王會

逸周書序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

印竹筠醬宛馬巨雀

漢書西域二傳並見史記大宛及

鄭子

左傳昭十七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

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

籍談

左傳昭十五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曰諸侯皆

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唐村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且

昔而高祖孫伯儼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

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世本

後漢班彪傳唐虞三代世有史官呂司典籍有記錄黃帝呂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

本一十

五篇

王逸離騷注屈原與楚同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

屬以厲國士

符瑞釋老

沈約宋書志四十卷其五行志之前有符瑞志三卷魏收魏書志三十卷其末曰釋老志

漢三輔典

按隋唐二志俱無三輔典之名疑即謂三輔黃圖也漢人撰亡撰人名其書所載皆都城

宮苑辟靡明堂宗廟郊社庫廡橋陵之屬與所引正合

隋東都記

隋唐二志皆不載通志略載有東都記三十卷鄧世隆撰未審即是否

宋南徐州記唐志地理類山謙

晉宮闕名按此指東晉者隋

洛陽伽藍記讀書記三卷元魏羊銜之撰魏遷都洛

為之故僧舍多為天下寂街之載其本末及事跡

鄴都故事無考黃補注唐志有馬温鄴都故事二卷

三輔決錄後漢趙岐傳岐字邠初名嘉字臺卿拜太

從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貲者以陪諸陵五方雜會非一

國之風其士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勢進權余嘗夢黃

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善惡之間無所依

摯虞族姓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洽太子舍人以漢末喪

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

兩王譜隋志譜系類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百家譜

方思選格唐志譜牒類後魏方思格一卷又柳冲傳魏

舉選格名

臨海水土唐志地理類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按

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地無霜

陽羨風土晉書周處傳處字子隱陽羨人少孤馳騁恣

肆州曲患之曰三害未除處曰何為也曰南山

殺猛獸投水殺蛟而入吳尋二陸學入洛以身殉國贈

平西將軍著默語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隋志風土記三卷

地里書南齊陸澄傳澄字彥深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撰地里書死後乃出隋志地里書一百四十

九卷錄一卷陸澄合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以為此書

水經注讀書志水經漢桑欽撰成帝時人水經三卷後魏鄴道元歷覽奇書注水經魏書本傳道元字

善長范陽人御史中尉關右大使

史通通釋卷三

孫利和侯復校刊

史通通釋卷四

孫 淮音德星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卓然修乘參釋

姪孫 驥房表

內篇

論贊第九。論謂篇末論辭贊謂論後韻語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

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舊作荀悅曰論東觀

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

誤詳注中劉炳曰秦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

列其所號玄晏先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

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摠歸論贊舊謔焉一作脫贊字釋撮

史傳之論贊異夫論者一失此釋此下先所以辯疑惑釋

疑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工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

於斯謂非每司馬遷始或謔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

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篇必有論夫擬春

秋成史持論尤當從宜濶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

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衍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

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此推史論成例始自必尋

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一作薄無味承祚一作儒緩不

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

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

失在繁富自茲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

文鼓其雄辭誇其儼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

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就錄儼中所取

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宏之務

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王卮無當曾何足云王卮志

史記本官同中
以右史公同序以
擬春秋春秋秋序
前別擬以如史
所尤宜同思
以從九本義以
後詳指不迫

在簡直言無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一作斯

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

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

壯夫服綺紉於高士者矣。釋此節就諸論品其高下大史

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謂補傳文省舊作省可知。謂單

足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舊有項羽重瞳豈舜

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

班固贊曰石建之浣衣。此句舊作萬石君君子非之楊玉

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爾

謂文省可知者。舊脫也。釋事無重出文省可知是及後來

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

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

殊徒為再列。釋此翻轉言失之復與支者後史大率馬遷

自一無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在自序之後既而班

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在叙傳之後范曄改彼述名呼之

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分綴自事多者則約之。以字

下使少理寡一作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

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一無釋此節通

亦是發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

議之案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

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子顯李百藥南北齊舊脫齊字

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

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

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

議夫簡要者矣釋此節摘諸史之加贊者言之論至若與

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義隗囂

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

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

言以蔽之釋更以議論乖違者作收局

按是篇不分編年紀傳仍是紀傳為多論贊二字截講

其於論也辭嚴而不擯於論後之贊則辭決而加絕自

是唐後諸史有論無贊皆陰奉其誠可知劉說之當理

也。子長淡泊無味蓋對限篇書論非要強文為言觀

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八字三昧仍首馬次班也。又因

此知紀傳跋尾當名史論不當云贊贊銘類也韻體也

人以扶風史論皆作贊曰遂因之必也正名宜與讀此

○元史紀傳不綴論贊其凡例述勅旨云據事具文善惡自見也

謝承 吳志妃嬪傳 吳主權謝夫人弟也 隋經籍志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

揚雄 法言 其目云撰學行撰吾子撰修身撰問道撰問神撰問明撰寡見撰五百撰先知撰重黎撰淵騫

撰君子撰孝至 按 撰自第一至第十三其上有四言序然非論贊體也 華陽國志 則以撰曰為論贊揚雄當

作常璩 北史 劉延明燉煌人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著

劉昫 三史略記 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 按 延明昫

字也 北史 諱唐嫌名以字行

袁宏 撰後漢紀詳見外篇正史篇

列其所號 晉書皇甫謐傳 謐字士安安定人沈靜寡慾

列女等傳 玄晏春秋 並重於世 摯虞其門人也 葛洪

傳 洪字稚川 向容人從祖 玄得仙號 葛仙公 洪悉得其法 干寶薦 洪領著作 洪固辭求為 句漏令 曰非欲為榮

以有丹耳 自號抱朴子 因以名書所著 神仙良吏集 異

等傳 金匱肘後方 篇章富於 班馬 臧榮緒 撰晉書詳見外篇正史篇

孫安國 晉書 孫盛傳 盛字安國 太原人十歲避難渡江

春秋晉陽秋 按 宋書州郡志 晉簡文鄭太后 諱春改春曰陽是知凡曰陽秋本皆春秋也

習鑿齒 晉書 鑿齒字彥威為滎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

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

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為禪受以明天心不可

以勢力強也按炎興謂繼漢而興禪受者禪為蜀後主諱謂受漢禪也

謝靈運宋書靈運性奢華世稱謝康樂太祖登祚徵為秘書使撰晉氏一代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

玉卮無當韓非外儲右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不可以盛酒

唐修晉書皆詞人舊唐房玄齡傳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為綺豔詳正史篇晉史節

浣衣裸葬漢書萬石傳建老白首謁親八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希廁喻身自幹洒贊曰至石建之

其子曰吾欲贏葬呂反吾真必無易吾意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

王孫之志賈誼漢書本傳贊欲改定制以漢為上德色上

班排賈誼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

于其術固以疏矣按表

范羨隗囂後漢書本傳論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嗟乎贊公孫習吏隗王得士

壽謂諸葛蜀志本傳贊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

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與

收稱爾朱魏書爾朱榮傳史臣曰苟非榮之尅夷大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功烈亦已茂乎向

使榮無堅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北史魏收傳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滅其

惡而增其善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叙一作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

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叙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

敷暢厥義即書序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

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

齊列矣釋首言序之為道主於序明篇指馬班有作猶存經序之遺迨華嶠後漢多同

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一作毛義養

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

叙致溫雅味其宗旨亦益堅之亞歟釋班後節取一篇爰以示學班之準

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

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釋此言鯨鱓是尚自范而開若

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

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

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

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迹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

夫一作方朔始為客難續以賓戲班固解嘲揚雄枚乘首

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辯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

厭聞老生之恒說也釋此言後史宗范為課相習成套數見無奇矣○已上止就篇序言

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一有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

無例則是非莫準釋此下言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

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

年踰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釋此言例之為體

左後唯令升于寶先覺遠述正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

孫盛已下遂一作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

沈約之志序蕭齊子顯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

釋此言例之為體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于寶范曄理切而

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寒躡而義甚優

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羨者釋數語括一時各見之短夫

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

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叔一作駿華嶠

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豈不陷穿窬之罪也釋至魏收竟

能風斯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釋此下乃按案皇舊

唐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唯書於卷末依檢孝武芻後

竟不言廟曰烈宗釋文不準又案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

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

謂之仲密明月釋文不準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釋二

東又一作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為紀今一作

編同列傳以戒北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為傳體自

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為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

不為穿窬也
班固班固班固
班固班固班固
班固班固班固
班固班固班固

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酒也釋此又指
而序誤者謂后從帝年故不稱紀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
序乃取義卑柔失命名之意矣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按此所謂序皆篇序非摠序其所謂例則兼序中附出
之例及摠立發凡之例大指謂序貴簡質例貴嚴明也
中間雖帶引左氏其實皆言紀傳家。後幅皇后一條
當從前卷本紀列傳兩篇入解不爾不明

劉江王貢注見列傳篇其處止舉傳首劉王不及江貢
備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拜諫議大夫前
漢書貢禹字少翁瑯琊人巨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

後為御史大夫數言得失按劉江
傳篇叙注云以上並華嶠之詞濫觴家語三恕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王肅注
濫觴觴可以盛酒言其微也按濫觴謂始出之微後人

多用多誤
七文選七發注猶楚辭七諫之流按文心雕龍自七發
而下有傳毅七激崔駰七依張衡七辨崔瑗七厲陳
思七啓仲宣七釋桓麟七說左思七諷枝附影從十有
餘家又文苑英華有七勢七勵七名又舊注廣列七謨
七證七華七繹七引以及興疑蠲舉諸名而
獨無七章俟考又按崔瑗傳名七蘇非七厲
夫子修經凡例左傳成十四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
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

人誰能修之杜氏序
為例之情有五
鄧粲晉書本傳鄧粲長沙人以高潔著名著元明紀
十篇按元明謂晉中興初中宗元帝肅宗明帝
內

道鸞

南史文學檀超傳超叔父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

不言烈宗

晉書孝武紀太元二十年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

向夕帝醉遂暴崩按紀末缺書

仲密明月

仲密高慎字明月斛律光字按百藥齊書高慎附見兄高乾傳中斛律光在其父斛律金

傳後二人皆無以字行之文傳內亦不書字其書字處間於他傳有之無甚不準例之病史通似誤

畫蛇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

右手畫蛇曰足未成一人奪其卮曰蛇固無足遂飲其酒

題目

第十一題目有二義一謂全書統名一謂篇帙諸名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

志

如志曰喪祭乘釋前半就統名立說。自漢已下其流從先祖之志

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

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釋言書記

者是為後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魏一脫魏字尚

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竒狀俗習舊

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擬古求異皆可不必。已上羅列名

目得失權而論之其編年月日多者謂之紀荀彧漢列紀

或作傳者謂之書前後漢取順於時斯為最也夫名以定

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呂陸二氏呂不韋各

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榜之

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一作喪與釋此總上言二體唯荀班

失其實者。自五代而後紀傳總名為史編年則本若乃

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釋此下析言如

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

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

曰宗室紀可乎釋史遷篇題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

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釋

班史篇題

子長史記別叙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

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晉中易志為記

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釋何法盛改易帙夫戰爭

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傳宜

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一作篇漢籍董袁羣賊附列

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唯東觀以平林下江

諸人列為載記顧一作賴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晉書

新定故始以十六國主持一作持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

巧於師古者矣釋此言非國朝臣當從新觀夫舊史列傳

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
 字煩者唯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
 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
 格足為詳審釋此言列傳人少人多題至范曄舉例始全
 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
 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
 過於此竊一作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
 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
釋范史則務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
 盡其詳矣

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

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主舊則云僭晉司馬睿島

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一涼州牧張寶私署涼王

李嵩並見魏書目錄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

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霸王一

此二項羽偽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

號皆一一別作具言無所不盡者一無也釋魏收更誇已

目尤可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

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

一字以為褒貶者矣。釋自觀夫舊史列傳至此通為一大節以此數語總結之

按此亦截講格。前論統名無二體言後論篇帙題名專

主紀傳體言。就中列傳名類煩多分條抽論尤所加意。

○假號不臣都歸載記史通殊有理據。但陳項輩流於

勝國為寇於興代則非擬諸劉石未便同科。况載記例

載卷終而羣雄先事發難為我駭除列之傳首於分非

越。故李密王世充韓林兒徐壽輝等唐書明史並襲蘭

臺不宗東觀也。讀者於此宜審從違。又柳州有言每讀

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再三申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鈍

器正多患此題目加詳宜勿深責也。自餘皆定判矣。

此上八篇大抵多就紀傳體抽論可以都為一帙。後

有序傳篇在第九卷方以類聚亦應移置於此。

何之元劉璠何之元撰梁典見左傳家周書劉璠字寶義世宗初掌綸誥著梁典三十卷

魚豢外篇正史篇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唐志雜史類魚豢魏略五十卷按三國魏志無傳

姚察陳書察字伯審有至性領著作撰梁陳史未畢功隋開皇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有所

關者臨亡之時以體例誠約子思廉博訪續撰按史無梁略之名而劉氏云爾定是察藁初名

外戚命章按史記之立外戚世家其中所載實皆后妃氏諱及其事蹟至如魏其武安之屬反別立

傳不以外戚名篇最為非體班史因之易名外戚列傳置在臣傳之後尤為失之文亦應加并糾班失之語

平林下江

後漢劉玄傳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為渠帥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從之藏於綠林

中地皇三年大疫分散常丹西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北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

牧廖湛復聚眾號平林兵以應之

斷限 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止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乎。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釋篇首標義。言代有定限。但交關處須相涉耳。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釋二句。夫又。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

班傳除沿襲史記二三篇外皆無越限故單言表志

其殆侵官離局。

或作局

者乎。釋

提出漢書斷限不清來

考其

濫觴所出。起於司馬氏。案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

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唯留漢日。

或作目非

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宜。

或作不誤若是膠柱

調瑟。不亦謬歟。釋

東班書引後史

但固之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

作者咸習其迷。

一作途

宋史則上括魏朝。

魏曹

隋書則仰苞梁

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

言其理可為歎息釋

此言宋隋二志越限之非雖所侵無幾而例已不清矣。當與正史篇互

參此議彼叙此論限彼原史也而彼篇舉隋不舉宋合此可知史志無缺

當魏武乘時撥亂電

掃羣雄鋒鏑之

一無之字下同

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唯二袁劉

劉

呂而匹若

一作至舊為一作各

進鳩行弒燃臍就戮總關王室

漢謂

不涉霸圖

謂曹

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

一有有字下同

董卓

猶秦之趙高昔車令

中車府令

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

卓自

為太師

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公瓚

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

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

者也釋

此下就紀傳言董臧諸人魏志皆闕入傳首是更不明斷限者也

亦有一代之史

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

驗於秦紀伯符

孫策字

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

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

載孰曰攸宜釋

此指沈約魏收二書言晉連蜀漢魏逮高齊猶漢之前嬰後策耳約書無攸如收之

推隆獻武似作齊紀者然雖不別立篇目可以越限律之矣

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

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

一作朝非胡兼五胡言也

故氏羌有錄索虜成

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

魏太平真君

其史黨附本

朝思欲凌駕

一作架

前作遂乃南籠典午

傳收東晉

北吞諸偽

匈奴內

錫徒河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二帝之時中原

秦氏符趙劉之代並在魏前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其時尚微

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寔李雄諸姓據有涼

蜀其於魏也。按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

氏而橫加編載釋也此痛斥魏書越載東晉及十六國夫尚

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

羣籍譬夫行不由徑作路字訓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

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舊有遂字全寫禹貢

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

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

唯錄舊有其字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

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釋復駁漢志地理全寫禹貢此更

溢出斷限外矣故推類列後若夷狄本系四字截句舊作係非種落所興北貊起

自溥維南蠻出於槃亦作盤瓠高句麗以鯨橋獲濟吐谷渾

因馬關徙居諸如此說一多者字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

一無之字者曾不知前撰已著一多而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

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

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

稱博異乎吾黨

一有所聞釋

此更推到外域種系久載前史者後史不知裁限全錄舊

文尤為駢贅也

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

語見文賦

善哉斯言可謂

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唯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一無許也

按國史紀傳為正紀傳斷代為正劉子頻頻提闡是其

截斷眾流句故首於史記外別立漢書家此於條目後

亟綴斷限篇也向者極表班書今者首糾越限向以標

法式今為辨封畛有相濟無相背也。評者云高紀不

書子嬰魏書不序高歡未見其可此誤解也班書高紀

顯帶子嬰劉非不見劉但謂不復為嬰立紀耳魏收銓

叙獻武崇飾其詞非所施於臣子劉氏以為幾同齊紀

無復限制耳豈謂上下交涉處不須及之耶又有以董

卓臧陶皆非與操無因而譏劉說為過者亦是誤解與

前評正同盧循傳不入宋黃巢傳不入梁詎曰踈脫

傳首董卓

按魏志本傳居臣傳之首所叙事實無一語與魏武相及直至催記暹承附傳之末始有

太祖乃迎天子都許之文是卓傳於魏未有處也且史通嘗之

臧陶劉孫

魏志臧洪傳洪字子源廣陵人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圖危社稷洪說超糾合義兵

辭氣慷慨洪為東郡太守太祖圍張超於雍丘洪徒跣從素紹請兵救超紹不聽超滅洪怨紹紹興兵圍之生

史通自序卷六曰斷限

二

內

執洪殺之陶謙傳謙字恭祖丹陽人為徐州刺史刑政
失和太祖征謙以糧少引軍還謙病死公孫瓚傳瓚字
伯珪遼西人除遼東屬國長史遷涿令遼西烏丸力
居等叛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劉虞為幽州牧正力居
等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稍相恨望天子遣段訓增虞
邑督六州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虞從事鮮于輔
等欲報瓚素紹又遣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為整
十重築京為樓其上紹悉軍圍之瓚自殺按此諸人范
史自應有傳魏志但於事有關涉處帶及數語足矣安用傳為

沈錄金行

梁沈約傳著晉書百一十卷隋志晉史草注
梁有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

卷庚銑東晉新書七卷並亡晉五行志白者金行馬者
國族文選陸士衡宣猷堂詩云黃暉既渝素靈承祐善

倚說石圖

曰黃晉金行曰素程
曰金者晉之行也

魏刊水運

魏謂魏收魏書律歷志以皇魏運水德所上
九家共成一歷元起壬子律起黃鍾壬子北

方水之正位

實符魏德

典午蜀志譙周傳典午忽兮月
西沒子典午謂司馬也

膜拜

穆天子傳膜拜而受注長跪拜也
主胡人禮佛交手稱南謨者即此

校年論地

甲子會紀晉惠帝之十一年流人李特據廣
漢進攻成都十三年羅尚破李特斬之子雄

僭號稱成是後兄子班班弟則雄弟壽壽子勢桓温入
蜀勢降李氏亡實穆帝之三年又愍帝之二年張軌為

涼州牧卒時在州已十三年矣子寔嗣是為前涼嗣是
寔弟茂寔子駿駿子重華華子耀靈靈伯父祚靈弟玄

靚至靚叔天錫降於秦前涼亡實孝武之四年按張李
興滅並在魏道武未稱帝之前而魏都平城又極東北

所謂校年不接
論地有殊也

行不由徑

見雜說上篇
用列子語注

淳維史記匈奴傳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匈奴傳全錄其文

槃瓠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有畜狗名曰槃瓠

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乃吳將軍首也帝不

得已以女配槃瓠槃瓠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生子

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

陵蠻是也南火蠻傳亦云槃瓠種落路史發揮伯益經

云黃帝曾孫卞明生白犬是為蠻祖白犬

乃其子之名而應劭干寶范曄枝葉其說

鰲橋魏書高句麗傳先祖朱蒙母河伯女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孕生一卵母置暖處一男破殼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之臣謀殺之

朱蒙東南走道遇大水魚鰲並浮成橋得渡至紇升骨

城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為氏隋書高麗傳文略同

馬鬪魏書吐谷渾傳遼東鮮卑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別為慕容

氏渾與廐二部馬鬪相傷廐怒渾曰馬畜也鬪在馬而

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按其文亦見

宋書至唐編晉書復採用之

斷限晉賈充傳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

始起年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賈謚

請從泰初為斷事下三府議按限

斷即斷限也二字見史傳始此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

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釋首借編年託起紀傳言其體本無越次可置勿論也

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

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履於馬顛

倒蓋可得而言者矣。

釋

紀傳則體例條分編次尋子長之

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筮異物不類肖形

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筮所記全為

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列同聲

相應者矣。

釋 一條言史記龜筮是志體

孟堅每一姓有傳

多附出

一作餘親

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

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

王

高祖從弟交

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

能獨載

疑當一作成

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

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踈家國又別。適使分楚

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

高祖從父兄

代當作趙

並編析劉向

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

王京京房

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

釋

一條言班史附向歆於楚元王傳

又自古王室雖微天

命未改故臺名逃責

古通債

尚曰

一作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

秦國况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

王莽

建年不編平紀

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今漢餘數歲湮沒無睹

求之正朔不亦厚誣。

釋

一條言莽元宜革而班史

當漢氏

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

不辭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亡謂弟及歷數相承

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

窳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

釋一條言後漢中興更始先建位蓋逐兇爭捷瞻烏靡定

羣雄僭盜為我駭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偽有別陳勝項籍

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公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

蜀書首標二牧謂益州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

偽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鵲鷄一也何大小之異哉釋一條

志宜首紀先主而陳壽乃先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

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

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

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

甚與釋一條言嗣代之不君者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

東昏齊廢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

意旨豈不以和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

東昏而尊中興和帝顯義寧恭帝而隱大業煬帝苟欲取

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寧

一作為格言釋一條言齊隋二史阿徇與朝於前代此下

章另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一作列傳仍顯表志異體不必一誤

起非作必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介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

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今止魏書志編傳後范既而

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

有遠近聞義不徒是吾憂也釋一條言紀傳相接編閱為

然已上分糾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史後外戚而先夷

失宜凡八條記賈誦將荀彧同編魏志孫弘公孫

狄漢老子與韓非並列史記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立成傳終

傳讚宜居武宣舊作宣武不合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

中並漢書作

一而詳之釋末復撮舉以

按錯舉紀傳表志中離合收除諸義例比而論之苟非

大段創通邽能有此即事分撥鬱林固昌邑之續蕭

鸞非博陸之倫而改元易歲亦與不盈月者有別斥之

紀外論似未安若更始之於光武其直鈞入關先王上

軼重瞳建號書年下殊二枚升傳作紀非瞽說也其說

有之張平子曰更始居位光武為其部將然陳氏書

後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於光武之初也錄解題謂范曄後漢書志借舊志注補之其後紀傳孤

行至本朝孫奭始議合之今觀蔚宗釐革之語知唐時

舊本尚自合行但附置紀傳後耳不知何時析去再觀外篇正史篇云睦十志未成而死則此云蔚宗釐革者祇就現行范本指其位置如此勿泥作范自手定也陳氏說詳正史篇注○篇尾公孫玄成傳議太極

逃責帝王世紀報王雖天子為諸侯所役逼負責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曰逃責臺

祚歸高邑光武帝紀光武北擊尤未大槍五幡於元氏進至安次諸將議上尊號行至鄆彊華自關

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受命之符光武於是設壇

場於鄆南即皇帝位建元為建武改鄆為高邑

躋僖左文二年秋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桀

先文武不

惡視左文十八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殺惡及視而立宣

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子仲為不道殺嫡立庶杜注惡太子視其

母弟夫人姜氏惡視之母出姜也

鬱林為紀南齊書紀鬱林王世祖武帝皇太孫也即位改元隆昌朞月之間恣意淫亂鎮軍蕭鸞定

謀使蕭鸞等領兵入宮與接出西弄殺之鸞即明帝

穎達隋史通志略唐貞觀中詔諸臣分脩五代史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事

孫弘傳讚按公孫弘傳讚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羣士嚮慕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因歷舉公

孫董兒等二十七人又云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下復歷舉蕭梁江夏侯等二十四人

讚之中盛稱二世人才
故曰宜居武宣紀末

玄成傳終

韋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子玄成字少翁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封侯故國榮

當世焉按本傳既畢歷述諸郡國所立太祖太宗世宗等廟罷毀詔議其文皆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共議例

當收載禮志中故曰枉入玄成傳終又按新唐書韋縉傳羅列一時朝士祭器喪服等議正仿玄成傳法也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一行云云二字

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之篇籍傳

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

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

釋首引聖經為慎

馬遷撰

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

者也自茲已降記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

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

皆以劉玄為目不其悞乎

釋類舉二事皆旋起旋滅者其文從略

古者二國

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

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

賊也

一脫也字

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

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

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

或作若方之於七國

非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

比魏於晉宋

而並霸

原注蜀昭烈主可比秦繆公吳

大帝可比楚莊王按以中原西東所據之地為比

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

謚呼權備姓名

原注謂魚秦孫盛等

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

其義安歸

釋此論三國舊史之稱謂憑地勢而茂統祚最為顛倒

續以金行版蕩戎

羯稱制

統言五胡

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

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

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

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

武靈王加以主

一作號祀用夷禮貶

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

釋此論晉淪中夏諸戎迭興作史者準胡服用夷之趙杞存其國謚可也而竟等崔苻亦非得實古者天子

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於兩漢名實相允今

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慙德

猶言必欲加之

其唯武王

謂廟號止

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

可及操

舊作康非

穆兩帝劉蕭二明

正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

如成

武成昆季

原注無文斯或

朝梁簡文兄弟原注兼言齊北齊

宣孝昭也

承家之僻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謚靈繆為幸已多猶曰祖

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

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渝

一作偷

濫之源者乎

釋此論祖宗二字最為隆號

相仍嗣世古不虛尊魏晉又位乃人臣跡叅王者如周之

而下渝濫已極持論不磨

當塗曹魏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

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元起

於邊一作沙朔其君乃一部之首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

十八君自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首卷襲其虛

號生則一少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

稱璞者矣釋此論開國追尊號謚世數有紀世類必稽無

廟號言此節以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

準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者漢

魏已後謂之少帝周哀有共和之相楚弒舊作有邲敖之

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

則黃巾鉅鹿張角赤眉琅邪樊崇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

都稱萬石凡此諸名今本失皆出舊多當代史臣編錄無

復張弛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一作頗慕

纂斯流亦時採新名列一作務成篇題原注音第若王晉王隱之

十士寒雋沈宋沈約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

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魏魏一脫書也乃

史通近釋卷四

五

內

以平陽王為出帝魏孝武西入關依宇文故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

通曰鳥夷夫以諂齊則輕抑關右宇文黨魏則深誣江外晉

宋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

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所欲以繼跡

京兆齊聲曹尹一作伊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

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一作

難復刊諸竹帛終罕一作傳於諷誦也釋此論前史雜出

口語筆之史乘正復多姿若北魏之指斥矯誣真成惡札矣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

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

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

莊漢明帝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

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班史名之叙聖卿董也而

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隗也至一譌止曰隗王得士

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玄德原注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為

主為昭烈皇帝至於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為曹丕夫以淫

論中語則呼為玄德董賢亂隗之臣忽一作隱其諱正朔之后反一作呼其名意

好竒而輒為文逐韻而便作原注班固哀紀述曰宛孿董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為

按公功吏士皆逐韻也

史通通釋卷四

內

史通多此失上才猶且一作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略舉

一隅以存標格云爾。釋未言諱名書名尊卑分定作文作史寬嚴法殊因約舉混稱用垂標

準。此條附及

按篇內所詳凡五項。一斥魚孫三國名備名權也。一辯

志十六國直書為盜也。一議晉後嗣世概加廟號也。一

譏二魏開國追尊可笑也。一鄙收書題目創名駭見也。

其前後二條乃帶及之。○承祚志蜀寔用紀體二主皆

不書名志吳則堅策以後仍書名斟酌權宜愈於魚豢

輩遠矣。○傳曰至敬無文至文尚質禮祖有功而宗有

德古之制也。漢不虛尊晉加彌廣由唐而來廟冠蓋前

遂為世典禮時為上母亦質文之流於既溢者歟。稱祖

稱宗一節可作廟謚議懸之冊府。

蕭方等按隋唐二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

趙君主號甲子會記周顯王之季韓燕皆稱王趙武靈

招騎射尋廢其太子章而傳位少子自號主父

杞夷子爵事在左傳僖二十七年注見惑經篇

成穆兩帝晉成帝紀成皇帝諱衍明帝長子也廟號顯

縱神器危穆帝紀穆皇帝諱聃康帝子也廟號孝宗

史臣曰孝宗因襁抱之姿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

史通通釋卷四稱謂

內

餘年按康帝史無廟號故舊本作康穆者非

劉蕭二明南史宋明帝紀太祖明皇帝諱彧文帝第十

私藏天下騷然宋氏之業自此哀矣齊明帝紀高宗明

皇帝諱鸞始安王道生之子也性猜忌亟行誅戮簡於

皆不以實竟不南郊當塗反者侯後漢術傳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又獻

帝時李雲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象魏者兩闕也當塗而高者魏魏當代漢

宦官攜養左館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白攜養輸貨權

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闖遺醜本無令德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

腐鼠稱璞戰國秦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周人懷璞過鄭買曰欲買璞

乎鄭賈曰欲之

共和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周公召公二相行政

師古注共和注正義共音巨用反漢書人表共伯和

名也共音恭按是說本之汲冢紀年

邾敖左昭元年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

注邾敖楚子麋按康史記楚世家作負音雲

十士寒雋按文與二凶索虜對舉亦列傳中之

平陽王魏書帝紀出帝諱脩封平陽王齊獻武奉王即

討蕭衍盛暑徵發天下怪惡之七月遂出於長安十二

詔太祖為大都督深仗太祖七月丁未遂從洛陽率輕

史通通鑑卷四 稱謂

三

目之云爾

原氏阡

漢游俠傳原涉字巨先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父死行喪家廬初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氏謂

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史通通釋卷四

孫元調燮公按字

史通通釋卷五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吳門方懋福駿公

朱庭筠葆林叅釋

同邑

倪龍鏡時行

史內篇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關其來尚矣自非博

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釋

首引闕文不補之義蓋玆領起採撰宜慎之旨

裘以衆腋成温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

鉛握槩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撫羣言然後能成一家

傳諸不朽觀夫正明受舊作授誤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

周志晉乘鄭書楚枕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

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

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

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並

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此節提

馬班諸史非不博徵必求雅正所以可貴也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

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亦有所長實廣聞見

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

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駁不可

殫論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班華一作之寸札而嵇康

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皇甫謐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識

引書之誤其萌始一多於此矣釋此節言後來雜撰益多人

萌自此不可遏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

鳧履出於風俗通應劭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葛洪朱紫

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

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

尤苦南國尤苦謂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一作重遂云司字

馬戲出於牛金原注王印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叙國

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承此言乃云司馬戲晉將

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戲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案

前史尚如此誤况劉駿上淫路氏原注沈約宋書曰孝武

後史編錄者耶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

多有異議魏書因云駭然其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

母路氏醜聲播於歐越也蓋亦陰過之一無所致也

其生絕肩嗣死遭剖斷一謂作蓋亦陰過之一無所致也

釋此節言范書既畏沈書多誣至魏之穢晉世雜書諒非

一族若語林裴榮撰世說幽明錄劉義慶撰摭神記干寶撰之徒其

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

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舊作朝新或作撰晉史多採以為

書夫以干寶鄧粲之所糞除王隱虞預之所糠粃持一作

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徧略

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說於一無於小人終見嗤於君

子矣釋此節言國朝勅脩前史擇亦不夫郡國之記譜謀

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

明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僞始自會稽典錄郡國潁川

史通通釋卷五 採撰

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無疑盜嫂瞿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儻無明白其誰

曰王本注疑脫不字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

勅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一作薦書河北以為王

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蓋

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釋此層言一時况之訛傳宜擇

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

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記

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

時承前後言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

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承有無言此之乖濫往往有旃釋此層言舊

說之舛訛宜擇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達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

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孫盛之述陽

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

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

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釋末節繳上三層為採撰者致誠

按此篇持論正大方嚴劉子嘗言作史三難首尚學識

即此可以證其本領

殺青後漢吳祐傳又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

青亦曰汗簡字已見

禹生啟石路史餘論夏后氏生而母化為石說見世紀

務云禹生於石而今登封廟有一石號啟母石漢元封

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至中岳見啟母石云化石啟

生地在嵩北按韻府言禹通轅轅謂塗山氏欲餉聞鼓

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

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生啟云謂是

淮南之文淮南實無其文亦編書家不根之一徵也

伊產空桑列子天瑞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呂

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若出水而東走則

日視日出水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

故命之曰伊尹

海客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

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丈夫牽牛者次飲之

後至蜀問嚴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也

姮娥後漢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於西

獨將西行母驚母恐後其大

王喬左慈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時為葉令每月朔望

其臨至輒有雙鳥從東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一

雙鳥詔尚方詠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然不知所在後又逢慈於陽城函頭因復逐之入走羊

羣操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欲試君術耳忽有

史通通釋卷五採撰

五

丙

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
屈前鄰人立云遽如許

非聖不觀漢書揚雄傳雄自有大度非聖

皇覽魏志劉劭傳劭字孔才黃初中為散騎侍郎受詔

王象受詔撰皇覽藏於秘府

合四十餘部有數十卷

徧略梁文學傳何思澄字元靜天監十五年舉學士入

徐勉舉香及碩協等五人撰徧略又鍾嶸傳弟嶸亦預

按諸傳錯舉止及四人其一一人無考南史劉峻傳梁安

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舊注徧略七百卷

五雋晉書薛魚傳魚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少與

為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

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八龍後漢荀爽傳爽字季和潁川人有子八人儉緝靖

康改其里曰高陽里

曾參殺人戰國秦策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告

又告母懼

投杼而走

不疑盜嫂漢書直不疑傳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

美然母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

兄然終不自明也

翟義不死漢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為東郡守王

昌一名郎莽篡位郎詐稱成帝子檄州郡曰天命佑漢

使東郡太守翟義擁兵征討郎以百姓思漢多言翟義

不死故詐稱之

諸葛猶存蜀志魏延傳亮出北谷口病延密與楊儀姜維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亮適卒秘不發喪

亮傳注楊儀等整軍而出宣王追馬姜維令反旗鳴鼓宣王退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按諸葛猶存似是成語俟再詳之

嘔血蜀志諸葛傳注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志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

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嘔血乎

馬圈魏書高祖紀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荊州攻陷馬圈馬圈成車駕南伐至馬圈破之帝疾甚北次穀塘

芘於行宮按今蕭子顯齊書無中矢之文寶卷齊廢帝東昏諱也

沈炯罵書史通云沈炯罵書河北以為王偉按陳書炯檄軍書皆出於炯武康人梁侯景傳景圍守宮闕抗表言陛下貪臣汝頽絕好河北檄詈高澄南史賊臣傳王偉魏

行臺郎高澄以書招景偉為景報書澄問誰作左右解是偉文據此則炯為僧辯檄乃檄侯景非檄河北也梁武詈澄是受愚於景決不假手於偉也至北人之稱偉文本是偉作非炯作也史通似誤

魏收草檄史通云魏收草檄謂之邢郃按北史魏不日而就周書獨孤信傳東魏侯景之南奔也魏收為檄梁文橋稱無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也北史邢郃傳郃字子才人稱北間第一才子鉅鹿魏收年事在後稱邢魏馬歷考魏齊周諸史其言草檄及收郃並稱處大略如此皆無收檄郃作出自關西人語之文史通或別有據耶

師曠軒轅並世列子湯問焦螟集於蚊睫師曠俯耳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

碎然聞之若雷霆又齊民要術師曠占曰黃帝問曰吾欲占藥善一心可知否對曰歲欲雨雨草先生藹欲旱早草先生艾史記黃帝少典之子名軒轅

草先生艾史記黃帝少典之子名軒轅

史通通鑑卷五 採撰

內

公明方朔同時字其語未詳

堯八眉淮南修務訓堯眉八采高誘注堯母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奄然陰雲堯生眉有八

采之色尚書大傳堯八眉舜四瞳子

夔一足王訓故韓子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無他異獨通於聲堯曰夔而一足矣使

為樂正非一足也按此事所見非一呂氏春秋風俗通皆有之

烏白馬角語見史記刺客傳贊博物志燕丹質於秦欲歸秦王諺言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

歎烏即頭白俯而差馬亦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犬吠雞鳴葛洪神仙傳淮南王劉安者高帝之孫也好儒學方術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

白王八公皆變為童子王迎燒百和香八童子復為老人授王丹經藥成雷被伍被共誣安謀反八公謂安曰

可以去矣安登山白日昇天人傳去時餘藥器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

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

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

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釋以文之不載於史者引起是則文之

將來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釋四語牽文

搭史。已上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

歸辭者務以淫麗為宗一多故作譬如一作女工之有綺

殺音樂之有鄭衛釋數語仍從文引入下蓋語曰不作無

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

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謬許晉獻

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謹而切其文簡而要

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

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鯨

華而一無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

後史漢皆書諸諸字列傳不其謬乎釋已上是發凡一正

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

下則謠諑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設二曰厚頽

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釋揭出五失之綱何者昔

昔一無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

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

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

納陞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

主蒙一作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一脫所謂虛

設也釋其一舉得國而言魏晉南北無非攘竊乃古者兩

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以

兵形勝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

近古則不然一有至如二字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

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斲一作

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

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

轍並當時誥檄中語此所謂厚顏也釋其二舉當敵而言忌勝則

檄以此諸篇載入史中豈非厚顏古者國有一脫此詔命皆人主所為故

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

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

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

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

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

出此所謂假手也釋其三舉書詔而言恭主多遜辭諛臣

也蓋一無蓋字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

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

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

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

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舊脫斗筲下一作才罪不容責夫

史通卷五載文

內

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

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釋其四舉馭下而言鑑識靡

定前後相違史並載之非自戾而何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

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

周將殞至於近代一作古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

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

合一作國非福不盈昔或譌作昔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

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準的此所

謂一概也釋其五舉頌上而言時有隆污詞無進退史等載之非一概而何於是考茲五

失以壽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鑿冰為餅不可

得而一無此字下周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

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一作世人不信而世之作

者恒一作復不之一作知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起居

注成於國史連章疏一作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

集釋也此節總括五失如上所載則史也若乃歷一作類選衆作

求其穢累王沈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

陳壽于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詭罔一作本盡機要唯王邵

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一作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

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撫實之義

也釋前皆統論所載之失此節括出諸史約指其優劣以實之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

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恐當有皆讀耳至

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上中下各篇故曰篇則賈誼過

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歲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劔閣諸

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字傷作家誤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

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此所取未允其人好評沽直山巨源

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

書之竹帛持以一作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

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釋此節又約舉舊文必似此自當登載耳

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

懼凡今之一無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一作實

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德矣此乃禁淫之隄防

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釋末仍繳歸載者轉借載者以警作者

按前之載言欲掣出篇文此之載文就擇言著論五失

大半皆纂亂編小時文字標而出之信禁淫之隄防持

雅之管轄也其於賈班諸人之作不復以隔越叙事為

言足可彌縫前語之隙著書家參互相抹視諸此矣。

唐置中書省宋設內外制大抵王言胥歸官掌假手一條不可泥然讀此亦足當訓詞爾雅之箴。余讀五失而恧然也間嘗泛濫史材凡九錫禪代之文檄誥勅言之作撮其艷句用備荒穀以為不虛度矣而此種學問古人鄙之謂之流宕伊川玩物喪志之訶亦為讀史不知擇言者戒與。

綺縠鄭衛

王訓故漢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兩都

後漢班固傳建初中京師修宮室而關中耆老猶望西顧固感前世文辭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

邑制度以折西賓之論

廣成

後漢馬融傳融字季長鄧太后臨朝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馬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

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上廣

成頌以諷諫注廣成苑名

劉備吾儔

魏武紀注山陽公載記曰曹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死者甚眾既而出謂

諸將曰劉備

吾儔也但得計少

高歡不死

北齊文宣紀周文帝率眾出陝城分騎北漢至建州帝親戎出次周文帝聞帝軍容嚴威

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

移都

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於樊威震華夏曹公議徙都許以避其銳

斷冰

北史齊文宣紀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恒以冬月中河推冰

智昏救麥

曹魏檄吳文孫權小子未辨菽麥按語本左氏謂晉悼公死則借曹之誚吳以例誚蜀

也再按識味重黃定是字

文誦高語未觀其文侯補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

古詔命徒也也亦眉禁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其代言者所為我按此可證不疑手之說

第弄倫讀詔後漢書倫字伯魚為督鑄錢孫領長安市

雁萌後漢劉永傳雁萌為人避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

秋將軍擊董憲而萌反帝聞之大怒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雁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猗與之頌商書首篇那小

魚藻之刺小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錫

起居荀悅申鑒先帝故事有起居注自漢明德馬皇后始漢魏以來

因之唐藝文志凡實錄詔令等並入起居注類

西京雜記葛洪家有漢武禁中起居注一卷

諷諫嫉邪韋孟諷諫詩見載言篇後漢文苑傳趙壹

逢受計執其手延置上坐謂坐中曰此

人漢陽趙元封也吾請為諸君分坐

過秦王命賈誼過秦論見載言篇漢書叙傳彪遭王

囂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抑者縱橫之事復

起於今乎彪怒狂狡之不息廼著王命論以救時難

張華箴女史晉書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按今

徵蓋曹紀

載之也

張載銘劔閣文選善注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

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

鐫石記焉按載字孟陽銘見晉書本傳

內

諸葛表

按蜀志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即此表也又六年裴注漢晉春秋曰亮聞魏

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言云於是

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實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

字道冲遂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願名思義不敢違越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

如自脩斯言信矣

劉谷晁李

劉向谷永晁錯並見二體篇後漢李固傳固

御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

荀伯子彈文

宋書伯子官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

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

山巨源故事

晉書山濤字巨源武帝受禪為吏部尚書前後選舉並得其才所奏甄拔人物各為

題目時稱

彫蟲

法言吾子或問吾子好賦曰童子

補注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

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

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進一作惟此二名其歸

一揆釋首原訓詁之體名殊義一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

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釋此節舉注

經之家陪注史之家。儒宗者即訓詁為主之意是注家正體也。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

記若摯虞一作趙岐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

羨風土舊二字倒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

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釋此節入史注類異夫儒士

者於本文外增補事緒是注家之變體。已上標舉領局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

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擬衆史之

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

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釋此節列史注三家說

後有論斷。於述史處別出世說者謂孝標才堪注史而惜其小用之也觀後文論斷自分曉亦有躬為

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

悵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注列行中如子從母

若蕭大園淮海亂離志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

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釋此節是官居史職而著為雜錄又復加注者後亦有

論斷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松之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

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

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釋

此論松之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

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一作搜

覽釋

此論陸澄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

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指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

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

潔以登薦持此為玉多見其無識也釋此論劉昭之注後漢。依前所列此

下當有劉彤注晉紀論斷今缺。孝標善於政繆博而且精固以已通察及泉

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蹟彪

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

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釋此論孝標自茲已降其失

逾甚。若蕭羊舊誤之璣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

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釋此論蕭羊宋大抵撰史加注者

或因人成事依文設或自我作故另出意記錄無限規檢

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

之釋此節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

傳而競爽欲加商榷其流實繁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

今並不書於此焉釋末仍收繳經

按篇首云傳者轉也注者流也以訓詁為主此三言者

即本篇立說之主。乃若聚異同以長煩蕪拾吐棄以侈

登薦皆非劉氏所喜。後世顧以撫遺錄別為多知博辯

之資韓子曰古今人不相及此之謂與。宋人著班馬
異同一書分按字句之間足資參互之用而劉云此缺
彼增採摘成注有昏耳目其言太執雖考對之小辯亦

注例之一端也。附見唐書廢徐無黨注五代史今行

韓戴服鄭漢儒林傳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

聖次君德師大戴聖號小戴臣博士論石渠後漢儒

林傳服虔字子慎滎陽人作春秋左傳解又以左傳駁

何休之所駁鄭玄傳玄字康成高密人所注易書詩

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又著禮禘祫義六藝論

毛詩譜凡百餘萬言鄭興父子傳興字少贛開封人少

學公羊元明左氏周官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對

酌焉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剛十九篇

條例兼通易傳為大司農作春秋剛十九篇

裴李應晉裴駘史記集解叙注索隱曰駘字能駒宋兵

史記顏師古漢書注叙例李斐不詳所出李奇南

陽人應劭後漢太山太守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摯虞三輔摯虞注趙岐三輔

陳壽季漢蜀志楊戲傳戲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

未於其辭下

周處風土即陽羨風土

常璩華陽呂大防華陽國志引晉常璩作華陽國志自

晉書璩字道將散騎常侍

按周常二書注皆無攷

松之三國宋書裴松之表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蠶

史通補注

內

以兼採為味臣實碩之碩慙二物按世
期史通作少期北平本云避唐諱也

陸澄見書志篇隋經籍志漢書注一卷齊金紫

劉昭劉彤南史文學傳劉昭字宣卿臨川王記室初昭

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

後漢世稱博悉一百八十卷

孝標世說世說見尚書家梁文學傳劉峻字孝標荆州

淳故不任用高氏緯略孝標注此書引援漢魏諸史

如晉氏一代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

蕭大園周書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子客長安太祖開

四卷蕭世怡撰叙侯景之亂新舊唐志並作蕭大園撰

世怡豈即其人歟按本傳缺錄其書而志亦不言有注

羊銜之見書志篇按雖陽伽藍記序余才非著述多有

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亦不言記內有注

萍實家語孔子曰吾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

王肅見尚書家

何休後漢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

馬融後漢本傳拜議郎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易

因習第十卷。一作因習上與下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况

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質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

也莊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昭即其證也案

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

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謂諸世家凡

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釋

此節指遷史書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為魯國撰周書者

不呼其上一作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

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

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

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於仲豫

荀悅 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釋此節指班荀

因之失。魏志武紀起事之時直書太祖至建安初封武

平侯改書公二十一年進爵魏王遂書王凡公王之上皆

不安魏字劉益準此立論也况班固身為漢臣體更

應爾近有以除沛漢二字為非者為參取其文證之又史

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

遷文案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

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

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

謚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

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釋此節指固謚二書何法盛中

興書劉隗一作魏誤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

其說既而臧氏緒榮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劉隗之傳並有

斯言志亦無文傳仍一作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

也釋此節言何書既脫志事於前尋班馬之為一無列傳

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

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列姓名於卷

中卷中謂傳中也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

既書題目又顯是則一脫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

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

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釋此節指范史既用司馬

名則因而不因矣按此與題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

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

文秀等傳叙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原注劉昶等傳皆云丹

則云吳興武康人按魏書劉昶傳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

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二句頂孫策虞翻乃成夷夏

之隔二句頂求諸往例所未聞也釋此節指魏收例斥南

來歸等傳并且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

不能自因矣

盜故阮氏孝緒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符舊作姚等書

別剏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

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依一作同

阮錄案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

建昌峙之業蕭答為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

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偽書自可類

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釋

此節偽史二字只當偏紀二字用古近偏紀皆可依類同編而隋志泥定晉人遺錄專收劉石等書是亦滯於因習

而不知適變者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

若乃韋耿謀誅曹武欽詆問罪馬文昭司馬而魏晉史臣書

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

孝一作李靖之末王謙尉迴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百刊齊

史顏師古述隋篇時無偏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

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釋此節言勝國拒命之士與代被以惡名後來脩

史應申其節李顏輩因仍曲筆大非也。條駁止此已下總結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

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

人謂之曰作奏雖五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

為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

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誦也凡為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者一多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按本篇因字談義不同有在昔為是而在後因之則非者有前人既踈而後人因之仍誤者有因徃例而不盡因者有自為例而不自因者有當代書例則然而異代不必因不當因者條分乃替混舉則蒙。偽史一節猝難會悟議者大率於十六國史牢執偽字於越絕書牢執子貢作三字遂生多少驚疑愚初亦鑿舟以求不能

灑脫至第三易藁乃始悟劉之意不過曰凡方隅偏據之史皆可收歸一門語最平直也蓋東晉之十六國正如殘唐之十國也考宋史藝文志於史類之末分置霸史一門首列越絕九州春秋等書次則常璩和苞范亨諸志記其後則南唐蜀閩吳越荆湘湖楚諸小史以及劉恕之十國紀年并錄無遺兼該數代以是知子元所言早為宋史闢其藩籬也歷覽前後史諸志藝籍者從無一門止收一時之冊而隋志獨立此狹門唐志復因之狃於阮錄不能自出宜為通識所嗤矣。崔鴻十六

國春秋唐志有宋志無不知何年散佚

膠柱刻船史記廉頗傳趙王以趙括代廉頗相如曰

淮南子語吾劍所從隊也廣韻契鏃江劍墜水遽

曰薨曰卒公羊隱三天子曰薨諸侯

劉隗晉書劉隗字大連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

傳竄去具刑法志一語

劉昶沈文秀魏書劉昶傳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又

隆者宋文帝之諱也文秀則世為宋臣宋書亦有傳二

使父子君臣異籍也

闔閭季札按史記吳太伯十九世至壽夢壽夢四子長

子行也

孫策虞翻按吳志孫策字伯符漢討逆將軍弟權稱

田范裴段隋經籍志趙書十卷一曰二石集偽燕

撰秦記十卷偽涼著作郎段龜龍撰

劉石苻姚前趙起姚弋仲按田范句錯舉十六國書劉石句

錯舉十六國姓總統之詞也並詳外篇正史

杜宇華陽國志有王曰杜宇教民務時朱提有梁

蜀記越絕隋經籍志蜀王本紀一卷揚雄撰越絕書十

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吳越賢者所作按書內有春申
秦皇漢祖諸人又有毗陵無錫鹽官太末丹陽豫章諸
地皆後世名其非子貢撰可知

江表後梁書蔡允恭任隋為起居舍人著後梁春秋十

卷後梁蕭管也見世家篇

韋耿後漢獻帝紀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紀丞相司直

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

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光討斬之

欽誕魏志母止儉傳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與儉矯太

字公休景王東征使誕督軍向壽春欽之破也誕累見

王討之欽不自安遂反吳人與文欽大將軍乃自臨圍擊斬誕

誕摩下不死皆曰為諸葛公死不限

荀濟元瑾百藥齊文襄紀尚書祠部郎中元瑾與梁降

誅又荀濟傳濟字子通及見執楊愔

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

王謙尉迴宿將志不能平遂舉兵東夏高祖命韋孝寬

討破迴傳首闕下初迴之亂也上柱國王謙為益州總

管見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蜀之眾以匡復為辭

尉遲迴字薄居羅又按師古叙謙迴事在本傳殊得體

但於他臣如高頴王述李德林梁士彥等傳每及此二

人皆書賊書逆曰王謙作亂曰尉遲迴反不一而足宜

史通摘之葛龔後漢文苑傳葛龔字元甫以善文

記知名按篇末所引具章懷注中

笑林隋經籍志笑林三卷後漢給事中郎鄆淳撰

邑里第十九。或作因習下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

公始革茲體凡舊作惟有列傳先述本居一作太古至於國存弛

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案夏侯孝若撰東方朔

贊云一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樂

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

其事以示後來則知身或譌生或作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釋

首揭書里之法貴原委詳明得實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

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

徐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此

字一作其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二句有譌脫釋

于屬下句此層為貼身引端從晉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二句州

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指現

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原注近代史為

臨沂人為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是也非惟王李二

欲求實錄不亦難乎釋此層正述現在事承僑置之且人

無定質舊譌作所因地而化故一無生於荆者言皆成楚居於

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北一作非唯

一世唐四句謂南北互徙本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是

則孔父里於昌平舊諱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

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關一作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

無聞原注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於魏州昌

以為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釋此層即申透上意

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釋通三層為一節自

訴書里從實而反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即競字以

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

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偽至

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素則

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

者皆云鉅鹿原注今有姓邢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為

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

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為明氏出

於平原卑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在諸史傳多與同

種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慙德也原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祭氏至它

風原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祭氏至它續謂陳郡謝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釋此

因習如此此豈得為體要乎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字非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

邑里

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
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
信弘農楊素渤海高頴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

釋

此層亦從上意申出以當時口號證之每舉一人必帶地望殊覺詞費通兩層為一節

凡此諸失

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
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

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

知音君子詳其得

一脫得字

失者焉

釋末仍縮到本身閱通識之難遇也

按詳篇內注語為當日身預史局書地招笑而作邑里

從今不從舊定理也好議論者云僑置本州猶存止首

歐陽寓頴仍署廬陵以謂子元失豺獾之義夫論事者

亦論其所歸而已請即近者徵之由宋迨明國史班班

任舉一人一傳其曰某處人者有不書當代郡邑者乎

假令明冒宋州宋蒙唐縣有不起而非笑之者乎小言

詹詹徒多事耳。野客叢談載高從所跋昌黎盤谷序

稱隴西李愿隱者也云云隴西去太行數千里而序之

文曰居之其題曰送歸殊不相合此亦舉其郡望之一

徵也即此可悟襲舊之不足從矣

江左僑立

晉地志江僑置於徐非本所也後魏名為司州元帝渡

郡於武陵僑立河東郡兖州則僑置於京口後改廣陵

為南兖州又僑置青州又分立陳留郡山陽郡豫州則

僑立於襄陽又於襄陽分立京兆扶風河南廣平等郡

至志徐荆揚三州則凡幽冀青并雍涼兖豫諸州邑名

錯寄其中多不勝錄

居晉齒黃 嵇康養生論蟲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

蒸性染身莫不相應 按文選善注蟲麝頸並有義證

而齒黃獨無蓋當時已莫詳矣 史通直用康語也

昌平 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

防 叔索隱家語曰宋微子之後宋襄公至孔父嘉

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至防叔

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

陰氏 通鑑光武紀帝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 胡三

馬氏族大全修管仲七世孫也後漢陰識傳秦

漢之際始家新野 漢地志新野鄧屬南陽郡

應劭孔融 後漢鄭玄傳素紹要玄大會時汝南應劭亦

稱弟子何如 楊彪傳曹操奏收彪孔融往見操曰楊

公四世清德公今橫殺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衣而去

龔遂趙壹

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 按遂非楚國而

曰楚國壹非漁陽而

王康高楊

後周書王康字子淵郡臨沂人康信字子

揚素字處道 弘農華陰人 按史通本節引蕭鄧賈董漢

世稱其人皆不舉地望而近得王康高楊必以郡稱文

滋煩重矣故曰豈曰省文

史通通釋卷五

五

史通通釋卷五

孫正恒天照校字



